

罗荣汉集

罗荣汉 著

罗荣汉诗文选



罗荣汉修作人天師
筆意寫奔牛圖
己丑秋歲之首月
羅榮漢



中國書畫





CS1613534

可 追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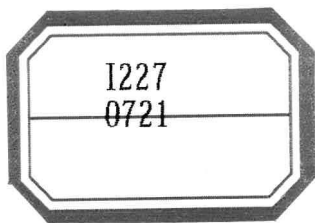
——罗荣汉诗文选

1227

罗荣汉 著

0721

1493377



中国文艺出版社

重庆师大图书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可追集——罗荣汉诗文选
罗荣汉 著

责任编辑:王德东

封面设计:汪逸

版式设计:许孝先

出版发行:中国艺术家出版社

地址:香港沙田坳背湾街59号·504号

印刷:深圳港粤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9.25

字数:232千

印数:1—1000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988-15198-0-1

定价:48.00元

知来者之可追(代序)

——我的“哥德巴赫猜想”

近见报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命名自己新出版的文集为《曙光》,自释其意是已经看到了中华的曙光,但还没有见到“大亮”,因而又嘱咐他的爱妻翁帆女士:待看到中华“大亮”之日,勿忘去其墓前祭告。其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志士情怀,绝不亚于当年陆放翁“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悲怆、壮烈!

读罢这条新闻,让人久久心潮难平,首先是为振宁博士壮怀激烈之情感染、感动,其次就陷入了深而且远的猜测:什么是振宁博士心目中的中华“大亮”?犹记60年前的儿时,我在出生之地成都市怀着十分兴奋而好奇的心情,和长辈们一道加入上万市民的行列,在大街上不停地欢呼、鼓掌,迎接解放、欢迎解放军进城。当时在一些群众队伍里,就有人高举着“解放了!天亮了!”的横幅大标语,非常醒目地映入我的眼帘、印在我的心间,至今难以忘怀。60年匆匆过去了,共和国历经风雨沧桑,人民历经挫折考验,终于迎来了今天的空前盛世、国家的空前繁荣富强,不少人都为此欢呼、雀跃,誉之为“灿烂辉煌”,难道这还算不得中华“大亮”吗!?

于是,我把思绪向更远更广的方面引伸,先是想到了我们的祖先——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他和他的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猜想”过构建小康社会,也“猜想”过构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然后我又想到了不朽的田园诗人和理想主义者陶渊明,他也“猜想”过构建没有剥削、压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还有就是近代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的“猜想”

是构建“天下为公”的“民主、科学”社会。当然，除此之外，我自然还要想到马克思和列宁，他们创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了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主张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猜想”先构建“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再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最终进入消灭国家的“大同世界”，这与孔圣人两千多年前的“猜想”相比，可谓殊途同归、不谋而合。

可惜的是，国产的“猜想”也好，进口的“猜想”也好，都正如“哥德巴赫猜想”一样，虽历经古今中外许多先哲、志士的不懈努力、大胆求证，却都没有得出肯定的答案，而且从认知到实践的结论都几乎是否定的。究其根源，管窥之见以为：不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世界”，还是没有剥削、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要求，即：无私、无欲。但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私心和欲望既是繁殖剥削、压迫的孽根，也是促进人类进化、社会进步的动力。正因为它们辩证而永恒地存在，才维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和逐步发展；如果受到冲击或破坏，客观世界的平衡和发展也必然会遭到冲击和破坏，也就相当于违背了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也必然会受到报复和惩罚。因而，在中华大地，哪怕千百年来都十分尊崇“忠孝仁爱”，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民谚却“永垂不朽”，长期熏陶着炎黄子孙，以致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即如大力彰显“雷锋精神”、提倡“大公无私”的大跃进年代，农民一旦进到公社去“各取所需”——免费吃“大锅饭”，大批懒汉马上就孳生于满山遍野，于是，良田荒芜、路有饿殍的严冬悲剧一下便降临中华大地；而一旦“包产到户”、鼓励“先富”，默认了“私心”、宽容了“私有”，又立刻柳暗花明，生产发展、百业兴旺，一夕之间又演绎出生动感人的春天故事。这些不争的事实，既是对“私欲”与生俱来的客观规律的有力佐证，也是对先人们美好“猜想”难以求证出完满答案的最好诠释。

国内的情况如此，国际的事例也大同小异。扛了几十年国际

共产主义大旗的苏联,以及其旗下的东欧社会主义诸国,也因为按照教条和本本,不但始终无法求证马克思列宁的“猜想”,而且天灾人祸不断,社会难以安定、人民难以安生;而在部分“叛逆者”的率领下选择了“背叛”,方才绝处逢生,又探索到了一种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猜想”,再去大胆求证。这无异乎从另一个侧面对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猜想”得出了否定的答案。

邓小平不愧为一代“实事求是”的哲人,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和国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建设受挫中悟出:如果生硬继续求证马克思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猜想”,绝对是一条难以通达的死胡同。于是,他睿智而现实地拨乱反正,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猜想”,既尊重“国情”、“民意”,也充分考虑“人性”、“人情”;在保护“国有”、提倡“奉献”的同时,又保护“私有”、允许合法的“剥削”;既强调“巩固人民政权”,也宽容资本占有并有条件地吸纳“资本家”入党。正如黄帝《内经》所说:“四时阴阳,从之则生,逆之则死。”一旦顺乎了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一步棋走活,便满盘皆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华大地终于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百废俱兴、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百姓在赢得从未有过的富裕的同时,国家也赢得了从未有过的繁荣和强大,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华盛世”终于诞生了,一个由后继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猜想”基础上顺理成章而提出的、更为现实的构建“全民小康”、“和谐社会”的新“猜想”便又揭开了求证的新序幕。我大胆猜测,振宁博士大概就是因此有感而发:见到了中华的“曙光”!

然而,求证任何“猜想”,要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都不是一件易事。即如,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对“私心”、“私有制”的包容,对“一切向钱看”的变象认同,再加上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权力高度集中、监督的失控,就自然而然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最优越的孳生温床。于是,2009年12月24日人民网惊人地披

露：“腐败突破民众承受底线”！凡是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有良知者，也都早已发现，贪污腐败近年在中华大地已经泛滥成灾，空前的贪污腐败几乎超越了古今中外，不仅层次高、涉面广、数额大的贪污腐败案层出不穷，而且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经贸腐败、学术腐败、文教腐败、工程腐败……无处不有、无孔不入，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虽几经重拳出击，“严打”惩治，中央领导也曾多次发出“不惩治腐败就要亡党亡国”的警告，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仍屡屡发生。而且，在一些地方或部门，卷入贪污腐败的官员已由个体发展为群体，个人行为也向部门、行业的整体行为拓展；以前仅有少数人地下跑官要官，现在却有人公开买卖官帽，至于循私枉法、以钱买命之类的腐败案件，也不再是什么惊人的新闻。除此之外，贫富差距的快速领先世界，由此引发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恶化，以及袭警类群体恶性事件的此起彼伏，更使得在中华空前盛世掩盖下逐渐弥漫开了空前的阴影，大有“前院笙歌嘹亮颂盛世，后院烽烟不断潜危机”之概，不仅严重障碍着中华大地对新“猜想”的继续大胆求证，而且也让不少有识的爱国人士为此纠心疾首——我猜测，这大概也正是振宁博士对中华尚未“大亮”的忧患和疑虑之所在了罢。

稍足宽慰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早已旗帜鲜明地“反腐倡廉”，并强调“以人为本”。近年继重庆市大张旗鼓“打黑除恶”、严惩“黑保护伞”之后，全国不少地区也广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斗争，各种预防职务犯罪、监督约束官员的法规、制度也不断出台，群众的安全感有所提高，官民关系有所改善，亿万百姓对社会和谐、生活小康也一致向往，只要坚持不懈、科学发展，中华的“大亮”，新“猜想”求证出完美而正确的答案，完全是“可追”而又“可及”的！只不过，正如“哥德巴赫猜想”难以破解一样，要破解新“猜想”也绝非易事。因为首先得破解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即“官权”、“官利”与亿万渴求利益者——即“民权”、“民利”之间现实而

又尖锐的矛盾，而破解这一矛盾很可能就会涉及一些人、甚至很多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说，既是艰巨的，也是残酷的。可能因这一矛盾的顺利破解，而最终让新“猜想”求证出完满的答案；也可能因这一矛盾难以破解，又使新“猜想”成为永远解不开的“猜想”。难怪新中国诞生之初，有先见之明的国家开创者们要确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就是要永远敲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警钟，让国人经常保持警惕、不忘奋斗，而且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子子孙孙、代代相继，永不止息地去破解新的或更新的“猜想”，最终实现中华“大亮”，然后藉以告慰先先后后为此提出过众多“猜想”的列祖列宗，以及像振宁博士这样为渴求中华“大亮”而鞠躬尽瘁、奋斗终生的一代代仁人志士和流血牺牲的英雄与先烈们！

笔者与振宁博士相比实属肤浅的晚学之辈，而且也早已年过古稀之龄，很难奢望亲见中华“大亮”之日。但有感于陶潜先生“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哲言，我始终坚信中华的“来者之可追”，于是便将自己难谏的“以往”对“大亮”的求索和呐喊的文字汇编成集，并命名为《可追集》，冒昧视为我的“哥德巴赫猜想”，奉献给世人，既寄希望于未来者去破解求证、也勉慰未来者对中华“大亮”“可追”的坚信和由此奋起竞“追”，而且，也想效颦于放翁先贤和振宁博士，以之传示子孙后人，不论何年何月，一旦中华“大亮”，便“家祭勿忘告乃翁”，则既可竟“可追”之愿，亦可不为未能亲见中华之“大亮”而遗憾了。

2010年7月18日修订于晚春堂

目 录

知来者之可追(代序)

——我的“哥德巴赫猜想” (1)

双清馆主传略(增订稿) (1)

不堪回首的回首(代《〈双清馆百梅集〉前言》)

——并纪念父亲罗文谟蒙难 60 周年 (6)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母亲逝世八周年纪念 (18)

乡愁而今寄画魂

——纪念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28)

浩然正气耀千秋

——鲜挺胜老红军逝世周年祭 (35)

难圆的“艺术人生”之梦 (42)

《鼓呼与求索》后记 (47)

《广阳春秋》序 (51)

《晚耕吟草》序 (53)

杏林唱响的“救亡”进行曲

——《山野笔记——中医之路》序 (56)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好教材

——《书析〈大医精诚〉》序	(60)
重庆赋	(67)
中医赋	(71)
附录:中医说	(73)
七律三首	(74)
重观影片《林则徐》感赋(七律三首)	
——纪念鸦片战争 150 周年	(76)
仿律九首	(77)
七绝二首	(81)
九寨抒情	(82)
张家界抒情	(84)
杭城旧咏——献给全国医卫职业院校语文教研协作会三届年会	
.....	(86)
东行吟草	(88)
庐山杂咏	(90)
湘旅杂咏	(92)
杂感数题	(93)
北行咏怀	(95)
俯首吟	(101)
哭母亲大人仙逝	(104)
专题图片配诗	(106)
野生动物图片配诗选	(106)

世博抒情	(111)
新重庆揽胜	(113)
题画诗草	(117)
词七首	(120)
深省——默哀思想解放的先驱者	(125)
雪压冰封色不改	
——一个老教师又回到讲台	(128)
欢迎呵,优秀的民族精神!	(131)
您就是人类的春天	
——献给“中医中药中国行”	(135)
迎春曲(二首)	
——献给 90 年代第一春	(138)
腾飞吧! 亚洲的巨龙	
——看十一届亚运会女排赛实况转播	(141)
诤友颂(三首)	
——献给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 60 周年	(143)
校园短笛(六首)	(147)
梅花礼赞	(149)
我们也是大画家	
——建筑工人的话	(151)
抒情诗三题	(152)
赞幽兰	(159)
附录:1、楹联三则	(161)

2、格言五则	(163)
3、关于律诗的一封信	(164)
情系广阳岛	(168)
祝您千年万代地开花结实	
——献给第五个教师节暨国庆40周年	(172)
在“共庆罗荣汉同志70华诞同乐会”上的答谢辞	(177)
闲话双清馆	(180)
成都的啸隐曲社	(183)
多交友,勤播种	(185)
致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感谢信	(189)
品析“狗眼看人低”	(191)
访美见闻	(195)
东南亚观光日记	(213)
欧陆浏览花絮	(234)
大坝岛的变迁(短篇小说)	(266)

双清馆主传略

(增订稿)

罗公讳忠烈，字文谟，号静鑫，壬寅(1902)年12月12日生，四川荣县人。父敬臣，世孝友，以医儒享誉川南。母汪氏太夫人，生四子、五女，公行三。

公眉清目秀，白皙修伟，自幼慈善谦和，聪颖好学，喜翰墨，通医理。乙丑(1925)年冬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门出海粟大师。翌年返川，历任成都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及四川第一师范、四川公学等校教师，并兼《成都快报》、《白日新闻》、《现代日报》主笔，曾撰《川北农民之哀歌》等诗文，抒怀明志，醒世警俗。

公毕生钟情艺术，潜心书画金石，数十年如一日。或研墨调色练笔，煮石操刀治印；或揣摩名家精品，玩味艺术图籍；或遨游名山大川，观察花木虫鱼；怡性天然，陶冶日臻，擅长行草、山水、花卉、翎毛，尤以梅竹为精。仰梅竹高节，常以自况，遂名所寓为双清馆，因以为别号。其书法深得二王、米芾笔意，行草出入规矩，清劲道媚，潇洒飘逸。所书楹联匾额，几遍及锦城。其绘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大写抒云林超逸之风，工笔传老莲精妙之神。所绘《窦圉山记游画册》及所临陈老莲画册，均有徐悲鸿先生长篇题跋，誉其素描山水肇自然之性，无愧水墨画之上品，临摹册页形神兼备，堪称乱真之作。其篆刻布局谨严，刀法劲健，气韵超凡脱俗，风格典雅多姿。每开书画展，作品均争订一空；名画家芮敬宇曾有诗赞曰：“一现洛阳声价重，三绝高名冠艺林”。一时间，其艺名远扬，德重蜀中。

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公执身正直，立身诚信，名士风流，豁达大度，其书生本色，温文儒雅，得力于美育净化之功良多。公喜与海内名士交游，曾追随赵熙、林思进、向楚、刘成荣诸老左右，与张大千、徐悲鸿、黄君璧、张书旂、谢稚柳、叶浅予、吴作人、董寿平、沈尹默、谢无量诸大师，均为丹青至友；与刘开渠、郎静山、高岭梅、于右任、商承祚、朱自清、朱光潜、曹葆华诸大家，亦交谊甚厚。或雅集论艺，或泼墨一纸。其与大千先生偕客青城山，与悲鸿先生同游窰圖山，唱和挥毫，深结墨缘，则又为艺苑佳话。抗战中，国内名流，广集蜀川，原有之书画家社团“蓉社”扩大为“蜀艺社”，公荣任社长。庚辰（1940）以来，公又筹建四川美协，并多年主持其事，为省内外同仁服务，扶植艺林后进。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在蓉城展出，刘开渠雕塑抗日无名英雄像耸立蜀都等盛事，得力于公之奔走效劳者良多。悲鸿先生记述战时艺坛盛况，每提及公之大名，实非偶然。若公矢志于斯，专而不二，其为一代大师，当无论矣！

然公自幼关心国事，素怀救世之志。英年投身学运，任上海学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主任，激扬文字，唤醒民众，“五卅惨案”中几成帝国主义者枪下之鬼。公病斯民之蒙昧，伤国运之衰微，因受乡先辈吴公玉章介绍，于甲子（1924）之岁，在上海入国民党，辗转效命于北平、汉口、西安、南京等地。驻西安之时，公隶属少帅所部西北“剿总”政训处，与少帅及虎城将军秘书张寒杉为翰墨交，曾为少帅治“汉卿”等印玺。值双十二变，得寒杉先生举荐，张、杨二将军乃暗委公以传递信息于美龄蒋夫人之重任，不仅免去一触即发之内战，且为成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任幕后无名马前卒，事虽鲜为人知，然善莫大焉，功亦非小也！丁丑（1937）秋，芦沟寇变后，公转入成都，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一年，又与爱国人士合作共建川省各界抗日后援会、全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其后冯玉祥将军在蓉发动“救国献金运动”，筹募抗日经费，公慨然以书画展所得10万元尽数捐献，名列个人献金之首。己卯年（1939）公奉命筹建

四川省参议会，任秘书长十二年，长期宣劳于抗战之大后方，为协调各方关系，促进四川与中央统一，动员全川财力、物力、人力支援抗战颇耗心血，盛享清誉，战后荣膺胜利勋章。公历兼川大、华大、中大、燕大等校教授，雪门鼎盛，绛帐春融。当道每有意畀以政府要职，公情系疮痍，疾首时弊，无意仕途征逐，恒坚辞不就。乃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自号静盦，并以大字刻于寓中门额；又集联语“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博文约礼，用行舍藏”，制成匾对悬诸中门，自勉自励。

己丑(1949)末，政局纷乱，公萌急流勇退之念，诚信中共人士引导，多次掩护爱国民主人士，资助中共地下组织，为推动成都和平解放薄尽绵力，解放初曾受贺龙元帅接见、宴请。闲居后，公杜户精研绘事，一意尽兴挥毫，完成《百梅集》等众多书画精品，大器晚成在望。孰料庚寅(1950)岁暮，横祸突来，公蒙不白之冤，罹难桑梓(庚寅年12月12日)，年仅四十有九。同生之日，不幸弃世，知者皆以为异。时大千先生客居香港，于公无时不在念中，曾赋“数尽来鸿未有书，故人近日欲全疏”寄怀。惊闻噩耗，悲怆难已，有七律一首歌以当哭：“观公解脱叹无方，蹴踏层霄礼象王。撒手定知能接引，到头应共住清凉。睹光久贱三生石，渡海勤求一苇航。莫倚阎浮看净土，人间弹指有沧桑。”

夫人许氏子睿，壬寅(1902)年6月26日生，四川新津人。出身书香世家，天资聪颖，敏悟多才。乙丑(1925)年毕业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后就读成都美术大学，受业于公，以情趣契投，仿西方婚仪，结为伉俪。夫人来归后，居家相夫，内外修备，操持勤俭，巨细躬亲，而心性孤高，贞良刚直，博通音律，喜赋诗词，不问政事，悉心家教。常申勤勉笃学之庭训，扬朴质刻苦之懿德，遂使子女奋发，蔚然成风。夫人与公中年均酷嗜昆曲，而夫人爱之尤深，曾双双寄迹成都啸隐曲社，浅斟低唱，按板弄笛。昆曲泰斗俞振飞夫妇莅蓉，立就教谈艺，情切如故。后亦兼赏其他剧种，如梅兰芳、陈书舫

诸巨擘，均有交谊。辛巳（1941）年，大千先生为陈写真，公即以夫人所吟：“风前豆蔻淡凝妆，曲罢霓裳舞袖香，且喜髯翁能解意，写将心事寄潇湘”题之。

公鬻书画于锦城之西建双清馆，夫人鼎力相助，营构有年。其宅间虽无广厦画栋，而斋堂严整，窗明几净，案列文房四宝，壁罗名家手迹，绝非庸俗可匹；虽无楼台亭阁，而梅竹掩映，花草溢芬，鱼翔清池，鸚鵡迎宾，亦非寻常之类。有谢无量先生书撰楹联写照时况曰：“三荣山色，分来罗隐新居，看花重锦城，天为幽人开画境；万里桥边，真见杜陵广厦，趁风吹帘幕，门临多士尽欢颜。”

呜呼！不意晴天霹雳，竹陨梅残，梦断香消，孤鸿盘桓。公去也何太急，家碎也多株连。三十余载，夫人洁身孀居，备历艰辛。尝披星扫庭除，挑灯读新篇，畦菜自品，缝紵度日，独力奋撑，苦挣经年。然“文革”国难，玉石难免，蜗居不保，矮檐栖身。公毕身心血——《宴圖山记游画册》等精品上百件，收藏历代碑帖名家字画数百件，均一夕罄尽。损失之巨，伤害之深，又岂可以币值计哉！转瞬之变，劫后之惊，子女沉沦天涯，夫人老病缠身。百无聊赖，影形相依，觅句悼亡息忧怨，吟诗励儿遂乌情。有五律一首，足见其真：“因病人疏懒，熬煎雪上头。诗书消永昼，儿女系离愁。典物留昆笛，空盟负白鸥。无言长已矣，天地共悠悠。”

歧路漫漫兮，秋水涔涔，九州拨乱兮，沉冤甫平。癸亥（1983）年春，三代儿孙，喜聚蓉城，为夫人八旬庆寿，为公冤昭雪奠冥。一堂济济，英气蒸蒸，慈怀开颜，九泉慰灵。惜哉！难得耄耋高年，正是雪后晚晴，奈何突伤腿骨，病枕衰困度暮春。幸子孝孙贤，婿女承膝，三载羹药，涤尽尘烦，了却牵挂，斩断离情。戊辰（1988）年6月28日，夫人安详恬静，无语仙升，享年八十有六。为纪念双清馆主诞辰九十周年，子女秉承素愿，厝灵五年，于癸酉（1993）年8月18日将公衣冠与夫人骨灰合葬于锦城北郊磨盘山麓之石岭公墓。双清旧梦，聊为重圆。

古人云：“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慎终追远，奠一杯安魂之酒；薪尽火传，昭后世开来之人。神州巨变之历史悲剧，此仅万分之一例也。然双清馆主蒙垢已久，若不昭彰光大，湮没必矣。故其子女及友好、门人，于葬仪后三日假蜀都桂花巷集会，缅怀公之清操高洁、精深技艺，每语及其无私奉献、海人助人不倦之事，热泪夺眶者岂一人哉！遵会议之旨，与会者经几载搜寻，已先后觅得公之《百梅集》等遗作百余件。而近年出版之《民国时期书法》、《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民国人物大辞典》、《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三编）等也相继著录、介绍公之生平、作品及建树。由是观之，公之墨迹选编付梓，风范传世，已有日可待，岂非不幸中之大幸耶！

夫人生四子一女：长子荣渠（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次子荣泉（贵州省劳动模范、遵义师范学院副教授）、女香谷（成都市旅游公司干部）、三子荣陶（茂名石油工业公司油页岩研究所所长、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四子荣汉（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四川省及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人大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渝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实用中医药杂志社社长、编审、教授），皆钟双清灵气，临难不苟，奋发有成。有女孙三，曙、晓、昉；孙三，昭、观、昀；女外孙二，易姓，海燕、凤翔；曾女孙一，曾外孙三，曾女外孙二，传书画世家之风，书香不绝。

乙亥冬删订于晚春堂

庚寅冬再次增订

（原载 1999 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德艺千秋》）